

# 叙事性的认知图式及认知基础

唐伟胜 黄小明

(西南农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 重庆 400716)

**提 要:**从表层看,叙事性指叙事的可述性,从深层看,叙事性指叙事传达出的人类经验。基于人类经验的叙事性与读者之间有四个层面的认知图式,每一个层面下包括相应的认知参数。从原型理论、口头叙事和读者的自然化心理倾向中可以找到这些图式的认知理据。

**关键词:**叙事性;认知图式;原型;口头叙事;自然化

**中图分类号:** I04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3831(2005)03-0062-04

## Cognitive Schemata and Foundations of Narrativity

TANG Wei-sheng HUANG Xiao-ming

**Abstract:** Surface-structure narrativity refers to the tellability of narratives while deep-structure narrativity is determined by the human experientiality the narratives convey. Between the experientiality-based narrativity and the reader reception are located four levels of cognitive schemata (or frame) which, in their turn, rely on cognitive parameters. It is argued that these schemata are grounded in conversational narrative prototype theory and naturalization reading strategies adopted by the reader.

**Key words:** narrativity; cognitive schemata; prototype; conversational narrative; naturalization

### 1. 叙事性研究概述

叙事学文献中,叙事常被定义为按一定顺序、有组织地对事件序列进行的呈现。<sup>[1]</sup>按照这种定义,事件可被理解为起源状态 S (source state 如战争即将来临)从某时某地出发朝着目标状态 S (战争取得胜利或失败)的过渡。然而,正如 Prince (1973) 指出的那样,对叙事性而言,事件序列是必要但并非充分的条件。<sup>[2]</sup>例如,以下两段中,(1)不能成为叙事,只是不相关事件的堆砌,而(2)成为叙事,因为其中的状态和事件被融入到一个结构之中:

(1) 战争结束了。战争即将来临。战斗开始。

(2) 战争即将来临。接着,战斗开始。终于,战争结束了。

(1)中的状态和事件只有一种叠加关系,而(2)中,目标状态显示了一种对起源状态的改变,同时这种变化是由两种状态之间的事件引发的。由此可见,事件序列是否具有叙事性取决于更高层次的超句子结构,当然,文字叙事中并非必须使用“接着”、“终于”等语言手段来表征这种结构。

至于状态和事件需要怎样分布才能使事件序列具有叙事性,托多罗夫 (Todorov, 1968)列出了更为严格的条件。<sup>[3]</sup>他认为,叙事就如弹道一样,从初始的平衡状态开始,经过一个不平衡的阶段,最终达到新的平衡点。从这个角度看,事件序列要具有

叙事性,必须涉及有意外的(通常是不利的)事件或一串事件来打破初始的平衡状态。布兰纳 (Bruner, 1991)提出了类似的想法,他认为故事体现了“规范与犯规”辩证法。“值得讲述的故事一定是关于某个隐含的规范脚本 (script)怎样被侵犯、违背或偏离,从而对其‘合法性’造成损害。”<sup>[4]</sup>

不管是托多罗夫还是布兰纳,他们对叙事性的论述都限于表层事件,尤其是事件的可述性。而按普林斯 (1987)的论述,叙事性指“叙事与非叙事的区别性特征”,包括形式和文本特征。叙事集中呈现特定时间内的世界(包括冲突、场景和事件)来满足读者的期待,直至反映出世界或人类的意义,从而体现出叙事性。<sup>[5] (p64)</sup>可以看出,虽然普林斯也强调形式和文本特征在“叙事性”中的地位,但他对叙事性的定义仍然包括了三个方面,即叙事的情节、叙事的意义及读者的认知。

可述性对叙事性至关重要,但并非其根本特征。叙事之所以成为叙事,根本原因在于其表达出了人类的经验,构成情节的事件序列要么本身传达一种意旨,要么与叙述行为发生的语境产生一定联系。也就是说,叙述者在讲述过去经历的时候,可以通过主人公的反应来对事件进行评价,也可以揭示事件与当前叙述语境的关联。正是因为某经历对叙事者产生了情感方面的影响,该经历才具有可述性,而对具有可述性的事件进行重新组织、描写

并评价,就使叙事拥有了叙事性。从这个意义上讲,叙事的目标在于表达人类的意识。<sup>[6]</sup>

如果把叙事性与人类意识等同起来,那么叙事性就不应该是叙事文本固有的属性,而是读者赋予叙事的属性,或者说是读者阅读过程中的心理表征。归根结底,只有读者才能使叙事成为叙事。正如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结构由人类的概念知识、身体经验等认知能力决定,<sup>[7](P23)</sup>叙事性也以读者的认知为理据。

## 2. 叙事性的认知图式及认知参数

简单地讲,叙事就是由某叙事者从某角度讲述的某个事件。<sup>[5](P58)</sup>如前所述,该事件还应传达叙事者的某种意识。同时,由于书面叙事已经发展到相当高度,出现了多种不同的文类,因此读者还应该拥有关于文类的认知图式。这样,在读者叙事接受与叙事性深层结构(包括经验性、可述性、意旨)之间就存在四个普遍的认知层面,而每个层面下又包含若干参数:a.关于事件的基本图式;b.关于不同视角的图式;c.关于文类的经验图式;d.基于以上图式的叙事读解图式。<sup>[8](P244)</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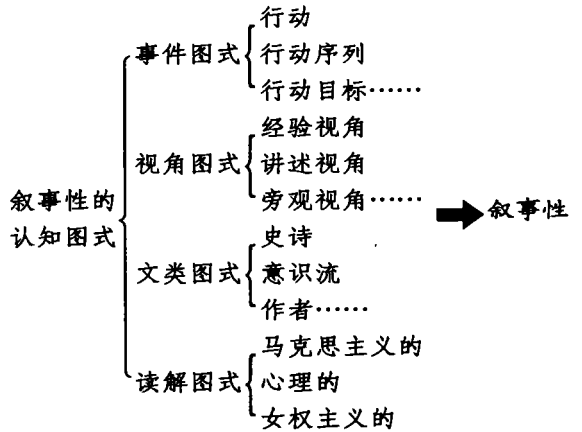
事件图式指读者在真实世界里建立的关于行动、行动序列、行动目标的基本概念,既可指昂格瑞尔和施密德<sup>[7](P138)</sup>的行动“脚本”,也可指明斯基(Minsky)的所谓“框架”,即“一个言语社会进行某种特定活动(比如去饭店、看病、乘飞机)时依循的按时间和因果关系联系起来的一个标准化、理念化的事件和状态系列”<sup>[9](P72)</sup>。

视角图式指读者对不同叙事视角下叙事材料安排的期待。叙事视角体现人类的经验,同时也协调叙事的内容。视角可以反映主人公的意识(经验视角),可以反映叙事者的意识(讲述视角),还可以反映观察者的意识(旁观视角)等。自然,这些叙事视角经常发生交叉,从而衍生出更多不同的叙事视角。

文类图式涉及读者对不同类型叙事的认知,主要基于读者已有的阅读经验。如读者对史诗和现代主义意识流小说的认知图式会大不相同。基于阅读经验的文类图式还包括读者对不同作家形成的不同图式,如对狄更斯和乔伊斯的认知图式肯定不一样。

读解图式指读者在赋予叙事意义时使用的框架。阐释会调用前三个图式知识,但读者会启用一个更大的意义框架来协调这三个图式的内容,以期叙事找到统一的意义,从而实现对叙事性的最终认识。毋庸置疑,读解图式的形成根植于读者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意识形态。

下图是叙事性的认知图式及参数:



## 3. 叙事性的认知基础

对叙事性及其认知图式进行分析之后,接下来考虑的问题是这些图式究竟是如何产生、使用和变化的,也就是叙事性图式的认知基础。认知理论认为,人类的知识结构来自人的经验,并以人的感知、动觉、物质和社会的经验为基础,对直接概念和基本范畴以及意象图式进行组织和建构,<sup>[9](P33)</sup>因此,叙事性图式的认知基础主要以读者的阅读经验和日常自然(口头)叙事为原型,并通过故事阅读中特有的自然化心理倾向来处理叙事中出现的异常模式或结构,从而使叙事性图式带上鲜明的时代和文化特征。

### 3.1 原型理论

认知心理学提出了两种概念形成假说,一是假设考验说,认为人在概念形成过程中,需要利用现在获得的和已存储的信息来主动提出一些可能的假设,然后对其进行考验,直到获得正确的假设,即形成概念;二是原型说,认为概念主要以原型即它的最佳实例表征出来。后者主要用于解释自然概念的形成。<sup>[10](PP240-75)</sup>毫无疑问,在读者对具体叙事的叙事性形成概念的过程中,肯定会形成若干假设,并对之进行验证,但读者对叙事的阅读和理解主要还是一个自然过程,因此,原型理论对叙事性的认知具有更大的解释力。

原型理论中的“原型”有两个特点值得注意,一是它有更多的特征与家族其他成员相同,二是在具体确定一个概念原型时,不同地区、民族、时期乃至文化背景和群体构成等方面的特点会造成一定的差别。<sup>[10](P269)</sup>在事件图式和视角图式中,口头叙事与书面叙事具有诸多亲近性,我们可以认为前者就是叙事性的认知原型,也就是说读者基于口头叙事的实际经验来认知叙事中的事件和视角模式。读者的阅读经验中,也都有一个最佳实例(即原型)来表征特定类型叙事,从而形成文类图式。如读者会倾向于以比奥沃夫(Beowulf)为原型去读史诗作品,以

狄更斯为原型去阅读批判现实主义小说,以乔伊斯为原型去阅读意识流小说等等。具体到作家,读者倾向于以作家的代表性作品或思想为原型,如以《大卫·科比菲尔德》或现实批判性作为狄更斯的原型,以《尤利西斯》或意识流作为乔伊斯的原型,以《黑暗的中心》或海洋小说作为康拉德的原型等。同一文类或作家可能有许多不同的层面,但每一层面都有对应的原型。如早期的后现代主义原型可能是卡夫卡,鼎盛时期后现代主义原规则可能是德里达,再如,早期莎士比亚的原型可能是《威尼斯商人》,中晚期莎士比亚的原型也许就成了《哈姆雷特》。可见,原型并非恒定,而是因人、因时而变。原型的变化不仅可以解释不同读者会对叙事形成不同的阐释,也能解释叙事性图式的变化依据。

### 3.2 口头叙事

叙事无处不在,而在文字记载之前,人类大都以口头的形式来传递经验。从时间逻辑来看,口头叙事成为后来出现的、更为复杂的书面叙事的原型无可非议。作为一般意义上叙事的原型,口头叙事在以下方面体现了叙事性的认知图式:

**故事图式:**所谓故事图式,指人们讲述故事时遵循的基本结构——从事件描述到对事件的反应。口头叙事的驱动力在于遇到了不同寻常的事件,产生了描述它的冲动,并希望从中得到某种意义。这恰恰可作为复杂叙事的事件图式的原型:在复杂叙事中,事件按照一定的序列推进,最终也是为了发现意义,体现出基于经验的叙事性来。将口头叙事中的第一人称经验置放至背景,通过隐喻的方式将其投射到主人公身上,就创造出了常见的第三人称叙事。正是因为读者能以第一人称叙事经验为原型,他们才能理解像弗吉利亚·伍尔夫等作家的作品中出现的那些关于人物意识的长篇描绘。

**视角图式:**在人类经验的表达过程中,视角是非常重要的,它决定了经验范围的幅度和深度,也就是说,不同视角模式要求对应的叙事材料,若随意“越界”会破坏读者对叙事的真实感。虽然视角界限的设定有多种因素(如文类习惯、读者期待等)参与作用,但其原型仍然在自然发生的口头叙事。在日常口头叙事中,我们可以采用以下视角模式来表达经验:

不涉及经验的模式:纯行动描写(action)

涉及经验的模式:包括直接经验(experiencing)和间接经验(telling)

目击模式:作为旁观者的描写(viewing)

抽象描述——聚光——{ [片段1] [片段2] [……] }——评价——结尾(coda)

↑  
初始阶段

↑  
解决阶段

其中,每一个片段又有开始、叙述小句、背景、事件、结果等组成成分。值得注意的是,在该图式

评述模式:对事件进行思考评判(reflecting)<sup>[8](P50)</sup>

这些模式都可作为普遍叙事的视角原型。著名叙事学者 Stanzel 曾经区分了两种叙事视角调节模式:叙述者人物(teller character 该模式下,故事世界经过了叙事者中介)及反映者人物(reflector character 该模式给读者一种幻觉,似乎故事世界没有任何中介,被原样呈现)<sup>[11](P19)</sup>。其实,按认知的角度来看,Stanzel 的这两种模式可分别归入 telling 和 experiencing 之中。

不仅如此,我们对每一种模式(或几种模式的组合)都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图式,在日常交流中,我们会使用这些图式来判断别人叙事的真假值(或有效性),而在认知和分析书面叙事时,我们同样以他们为原型。如阅读真正的历史叙事时,读者不期望看到个人经验的描写;阅读直接经验模式的叙事时,读者不愿意接受超出直接经验范围的叙事信息等。

可以看到,以上几种视角模式粗略概括了(小说)叙事的发展线条。18世纪以前,叙事基本上都采用 action 和 telling 两种模式,而在 20 世纪,experiencing 和 reflecting 模式被大量采用,viewing 模式在 19 世纪、20 世纪短暂露面,但没有像其它模式那样广泛使用。

**结构图式:**叙事遵循着一定的结构,如常说的“引入——发展——高潮——解决——结局”结构,或托多罗夫所谓的事件序列结构“平衡状态——外力,1—失去平衡状态——外力。2—恢复平衡状态”<sup>[12]</sup>等。莱波夫(Labov)结合语境和叙事结构,认为口头叙事的基本结构为:抽象描述(abstract)——聚光(orientation)——延迟聚光(delayed orientation)——评论(comment)——结尾(coda),结构上的每一节点就像插槽(slot),可以以任何方式存放信息。<sup>[13]</sup>口头叙事的这种结构以各种变体出现在书面叙事中。如在中世纪罗曼司中,开始聚焦到主人公时,介绍非常简短,而在巴尔扎克那里被发展成为关于主人公历史的长篇大论(可能覆盖几页,甚至几十页)。尽管如此,巴尔扎克的小说结构仍然没有脱离口头叙事的基本结构。同样,口头叙事中的片段结构(episodic structure)在书面叙事中也以次框架(secondary frame),甚至主要认知框架出现,对应着不同的认知功能:文本主框架、表达核心经验、解释或评论等。下图表现了片段叙事结构图式:

深层结构看,本图式基本概括了任何叙事的结构。由此可以看出,口头叙事为复杂书面叙事提供了结构原型。

### 3.3 自然化心理倾向

口语叙事为一般叙事提供了认知原型,但不能合理解释叙事模式的不断演变,特别是有些模式明显不符合读者的自然心理图式,但这些模式仍然得到了读者的认可。这种现象的认知基础在于人类的自然化心理倾向。接受主义文论家卡勒(J. Cul-ler)认为,读者在阅读过程中面对文本中前后矛盾之处时,不会认为发生了图式冲突,而倾向于启用新的阐释框架去将这些矛盾“自然化”,并为之找到解释依据。<sup>[14]</sup>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不可靠叙事者”术语的使用。当第一人称(或第三人称限知)叙事者表现出前后不一致的迹象时,读者就会认定该叙事者隐藏了部分信息,冠之以“不可靠叙事者”,并借此将文本中的矛盾现象自然化。

读者认知自然化有时来自于习惯。即使是开始最令人无法接受的叙事模式(如第二人称叙事),随着读者接触得越来越多,也会逐渐习惯它,使之自然化,并赋之以新的文类名称和相应的认知图式。在第三人称叙事中,读者可以完全进入主人公的内心,这绝非自然认知图式,但人们早已习惯第三人称叙事,将“进入主人公内心”看成了这类叙事的叙事性参数之一,所以一旦被剥夺了这种特权(如海明威的作品),读者反而会感到不舒服。同理,尽管叙事中展示内心独白不符合常识视角,但在现代主义作品中浸润过的读者对此早已见惯不惊,所以对用第一人称展示主人公临死前内心世界的叙事<sup>[15]</sup>,读者不仅不会感到震惊,反而因为读到了无法亲历的经历而感到高兴。

认知自然化也来自读者对叙事的阅读期待。多数读者都期待并愿意接受叙事中最不可能发生、最奇特甚至是超自然的经历。只要叙事没有阻碍读者获取一种叙事性(或经验),读者就能将最不自然的叙事进行自然化认知。于是,在读者自然化心理倾向作用下,任何新型模式的叙事都难以改变叙事性四个层次的认知图式,能改变的只能是在各层次图式下增加新的认知参数。

### 4. 结语

以上讨论了叙事性的四个层面的认知图式(及参数),并指出了各自的认知基础:口头自然叙事是事件图式(包括结构图式)、视角图式的原型,而读者阅读叙事时的自然化心理倾向则解释了读者对新型叙事模式的接受,并能(部分地)解释文本意义生成的过程。值得注意的是,本文讨论的叙事性主要关乎叙事深层结构(即经验性),而不是表层结构(如文本策略),所以本文提出的模式适用于绝大多

数叙事(包括多数后现代叙事)。

### 参考文献:

- [1] Chatman, S. Coming to Terms: The Rhetoric of Narrative in Fiction and Film [M]. Ithaca: Cornell UP, 1990.
- [2] Prince G. A Grammar of Stories [M]. The Hague: Mouton, 1973.
- [3] Todorov, T. La Grammaire du récit [J]. Language 1968, (12).
- [4] Bruner, J. The Narrative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J]. Critical Inquiry, 1991, (18): 10—21.
- [5] Prince G. A Dictionary of Narratology [M]. Lincoln & Londo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87.
- [6] Herman, David. Narrative Theory and the Cognitive Sciences [M]. California: CSLI Publications 2003. 245.
- [7] Ungerer F. and H. J. Schmid. An Introduction to Cognitive Linguistics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1.
- [8] Fludernik, M. Towards a “Natural” Narratology [M]. London: Routledge 1996.
- [9] 赵艳芳. 认知语言学概论 [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2.
- [10] 王苏, 汪安圣. 认知心理学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 [11] Jahn, M. Poems, Plays and Prose: A Guide to the Theory of Literary Genres [M]. Cologne: University of Cologne 2002. 49.
- [12] Seiden, R. A Reader's Guide to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 [M]. Kentucky: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1986. 60.
- [13] Labov, W. and J. Waletzky. Narrative Analysis: Oral Versions of Personal Experience [A]. In J. Helm (ed.). Essays on the Verbal and Visual Arts [C]. J. H. (ed.).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7. 12—44.
- [14] Culter, J. Structuralist Poetics: Structuralism, Linguistics and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M].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5.
- [15] Stanzel, F. K. A Theory of Narrative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229—232.

收稿日期: 2004—06—02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当代美国叙事理论研究”, 批准号: 03CWW001。

作者简介: 唐伟胜, 男, 重庆开县人, 西南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硕士, 主要从事叙事学及英国文学研究。

黄小明, 男, 四川自贡人, 西南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硕士, 主要从事英国文学研究。

责任编辑: 李伟民